

法语简史

〔法〕阿尔贝·多查 著

王庭荣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73

41.73
230

法 语 简 史

(原名:法语各阶段发展史)

〔法〕阿尔贝·多查 著

王庭荣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七年·北京

Les étape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译

法 语 简 史

[法] 阿尔贝·多查 著

王 庭 荣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时事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375印张 94千字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9345·002

定价: 1.10元

译 者 的 话

法语语言史对于我国大多数从事法语语言文学工作和学习法语的同志还是一门比较陌生的学科，然而它却是法语语言学领域内的一门基本学科。法语专业的学生学习了语言史，可以了解法语的形成和发展，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法语；对于从事语言学研究或法语教学工作的同志来说它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基础理论知识。

由于目前国内还较难找到法语语言史方面的原著，同时也因为不少同志阅读这方面的原著尚有困难，因此我翻译了这本《法语简史》，为广大读者学习与研究提供方便。

关于法语语言史方面的专著为数不少，其中有的论证极为详尽，长达数百万言。作为初次向大家介绍这门学科，我选择了法国著名语言学家阿尔贝·多查所写的《法语简史》（原书名《法语各阶段发展史》）。这本著作简单、明了、凝练。在大约八万字的篇幅里，作者把法语从起源到形成，以及它在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阐述得一清二楚。对于初步接触这门学科的同志它确实是一本浅显易懂，又有坚实科学价值的教科书。

法语起源于拉丁语。但在千百年历史变迁过程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原有的这种拉丁语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拉丁语（实际上是广大老百姓使用的民众拉丁语），在法国的土地上首先受到当地土著居民所操的高卢语

的影响，使它在各个方面，尤其是语音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尔后，法兰克人长达五个世纪的统治又给它带来了日耳曼语言的影响；给正在形成中的法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起源于拉丁语的法语，曾在公元九世纪之前先后受到高卢语和日耳曼语的影响；而随着法兰西民族的形成，这一民族语言——法语也逐渐形成了。公元842年出现了历史上第一篇用法语写成的书面文献《斯特拉斯堡誓辞》。从此，经过从古法语（九世纪到十三世纪末）、中古法语（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直至现代法语（十七世纪至今）的演变，法兰西语言完成了它自身发展的各个阶段，逐渐臻于完善，成为简练、明晰、准确、成熟的语言。当今世界上普遍使用的现代法语从十七世纪初就已奠定了基础。

本书通过各个侧面向读者介绍法语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使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语言现象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以及掌握每个历史阶段法语的特点。在每一章里，本书首先介绍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背景，接着从词汇、语音、正字法和语法结构各个方面介绍当时的主要特征。每一章的最后部分还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法语全貌与文学发展作了简要的论述。

我希望这本《法语简史》的出版能引起广大从事法语语言文学工作和学习法语的同志对这门学科的兴趣。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深入到这个领域里进行研究，探讨，以使我国法语教学与研究的园地里再开出一朵新花来。

1936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起源：拉丁语（罗马高卢时期：公元一—五世纪）	1
第一节 高卢语和它的消亡以及它所 遗留下的痕迹	1
第二节 拉丁语	5
第三节 高卢的民众拉丁语及其演变	3
第二章 法语的孕育阶段（法兰克时期：公元六—十世纪）	21
第一节 概况	21
第二节 词汇	27
第三节 语音	18
第四节 语法结构	36
第五节 语言与文献	42
第三章 古法语：从于格·卡佩到菲利普·德·瓦洛瓦（987 年—1328年）	45
第一节 概况	45
第二节 词汇	47
第三节 语音与正字法	52
第四节 语法结构	57
第五节 语言与文学	64
第四章 中古法语：从百年战争到宗教战争（1328年—1610	

年)	66
第一节 概况	66
第二节 词汇	68
第三节 语音与正字法	73
第四节 语法结构	80
第五节 语言与文学	86
第五章 古典法语：从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 (波旁时期： 1610年—1789年)	88
第一节 概况	88
第二节 词汇	90
第三节 语音与正字法	95
第四节 语法结构	101
第五节 语言与文学	107
第六章 现代法语 (1789年—1914年)	110
第一节 概况	110
第二节 词汇	111
第三节 语音与正字法	116
第四节 语法结构	119
第五节 语言与文学	123
第七章 当代法语 (从1914年起)	126
特点与发展倾向	126

第一章

起源：拉丁语

（罗马高卢时期：公元一一五世纪）

法语起源于拉丁语。更精确地说，它是移植到我们国土上的拉丁语的特殊演变的结果；而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则是拉丁语在其它条件不同的地方和环境演变的结果。在所有的罗曼语中，法语与拉丁语差别最大，从而成为罗曼语族中最有特色的语言。

第一节 高卢语和它的消亡以及 它所遗留下的痕迹

在拉丁语之前存在于我们国土上的高卢语，作为可以确实引证的语言材料，除了一些地名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然而，如果我们估计它的持续倾向，尤其是在语音领域，它的影响是很大的，深刻地改变了高卢地区所操的拉丁语的面貌。

根据古代历史学家一致的考证以及遗留下来的碑文、地名、人名，在从莱茵河到大西洋，从英吉利海峡到地中海的广大地区里，当时人们使用的高卢语性质明显地相同；并且几乎实现了语言的统一。而法语则花了几个世纪才得以重新实现它的统一。在高卢有两个地区尚未被同化，它们是西南

部及阿尔卑斯地区。在这两个地区，人们分别使用古伊比利亚语(l'ibère)和古利古里亚语(le ligure)。但它们逐渐被高卢语渗入，在法语形成的过程中它们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高卢语是凯尔特语族的一支。根据亨利·于贝尔(Henri Hubert)的理论，并为地名研究及史前学所证明，高卢语是由青铜时期末大约来自德国西部及阿尔卑斯地区的大规模凯尔特移民带到我们国土上来的。

对于高卢语我们了解的很少。据我们所知，它的结构，尤其是词法方面（即构词及语法系统），同拉丁语相差不会很大。它和凯尔特语族的其它方言，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一些语音特征（但在法语里没有留下痕迹），尤其是一些发音倾向，在不同程度上坚持了下来。在它的词汇里，除了印欧语系和凯尔特语族本身一般的成分外，还有一些农村地区的语汇。它们是属于高卢人到达高卢地区之前，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阿维诺—阿尔卑斯短头型人以及其它部族所使用的语言。这些词汇通常是关于土地的性质，存在于一些地名和山区的专有名词中。根据地名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们之中的一部分被认为是属于印欧语系产生前的语言。Caillou的词根就属于这类情况，它是语言里最古老的语汇之一，很早就带上了高卢语的后缀；目前的形式则是法语从庇卡底方言里借用来的。

在罗马占领的过程中，高卢语逐渐被拉丁语淘汰。拉丁语不仅享有胜利者的威望，并且更重要的是具有文化与社会上的优势。从地理上讲，罗马化始于地中海沿岸。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末，在那里建立起了由一些拉丁殖民地组成的罗马行省（纳尔榜Narbonnaise）。在恺撒征服高卢后，罗马化一方面沿着罗纳河及索恩河河谷扩展到整个北方，另一方面则

沿着图卢兹—波尔多方向继续延伸。罗马人在以前的军事要塞“欧庇达”(oppida)下面或旁边兴建起来的通常是很豪华的城市,吸引了大量相当混杂的居民,成为一个个拉丁语扩张的中心。官员、士兵、商人、移民及学生就是它的传播者。拉丁语很快就成为行政和贸易的语言,同时也是文化的语言。它在农村地区传播得较晚,公元五世纪,高卢语仍是一些边远地区,如海尔维西(l'Helvétie)等地使用的语言。由于当时基督教布道都是使用拉丁语,公元275年—276年罗马人可怕的入侵又使得大量农民从农村流入城市,这对高卢语是个致命的打击。在罗马帝国垮台时,原有的高卢语只剩下几种零星的、正在消亡的土话了。

高卢语留下了什么痕迹呢?首先是相当多的地名。但对它们要进行分析。大多数重要河流的名称:塞纳河,卢瓦尔河,加龙河,罗纳河,阿列河,索恩河,谢尔河……(Sequana, Liger, Garunna, Rhodanus, Elaver, Sauconna, Isara…)完全不能用克尔特语来解释,它们在克尔特人到达高卢之前就早已存在了。与此相同的还有一些山名和地名(这种情况南方更多,因为那里的高卢化比较迟,并且也不很深入)。相反,真正属于克尔特语的是那些用来命名军事要塞的高卢名词(Noviodunum, Nyon, 新要塞; Uxellodunum, Issoudun, 耸立的要塞; Brivodurum, Briare, 桥头堡);还有市场的名称(Catumagus, Caen, 竞争市场);一些派生名词[Novientus (de novio, 新的), Nogent, 等于新城, Caliaus, Chaillot (后面多加了一个字母t), 石头城];以及一些部落名称的夺格变成成为一些首府的名称: Andegavis (昂热), Parisiis (巴黎), Senonis (桑斯), Turonis (图尔)等。

在日常生活用语里，高卢语的遗迹很少。大约六十来个词幸存了下来，其中有些词由于很早就为拉丁语所吸收，因而也进入了大多数罗曼语。如：alauda（云雀），caballus（马，最初指役用马），carrus（车，最初指四轮车，以便同拉丁语的两轮车加以区别），camisia（衬衫，从前高卢人的服装），camminus（路）等等；还有一个动词 cambiare（变化）。更特有的是法语里的那些农村所使用的技术词汇，如 arepennis（旧时丈量土地面积的单位），brennus（粗糠），cambita（轮缘），carruca〔犁，是carrus（车）的派生词〕，soccus（犁铧），还有摇篮的词根 bers，以及橡树的名称 cassanus，它是在民众拉丁语里同存在于凯尔特语前的桦树名称交叉的结果。

高卢语语音方面的持久力证实了由安东纳·梅叶（Antoine Meillet）提出并发展了的关于“基础”的理论：当一个民族采用一种新的语言时，她那原有的语言倾向，尤其是在语音方面，将会渗透到新的语言中去，并将延续若干世纪。这就是拉丁语音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的原因所在，它是法语里特有的，然而人们可以在其它凯尔特语里找到相应的现象。如：在高卢语里已经存在的，通过内部非重读元音的消失造成词的缩合〔如Chartres以前的地名Autricum就是 Autura（Eure）的派生词Auturicum缩合而成的〕；重读元音ā, ē, ō的二合元音化〔爱尔兰语里的 cat-（战斗）变成 caith，与拉丁语里的 manus 变成 main 是同时进行的〕；元音间的辅音由于发音松弛而产生的弱化现象（见后），这种现象使得于贝尔得以指出，凯尔特语使语言走上了懒惰的道路；此外，还有 factum-fait 的演变。它的第一阶段变化（用来标明与德语里 ich 音相似的 ch）由罗马征服初期的一些高卢语碑文所

证实。最后，从拉丁语的u〔u〕，（同现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及罗马尼亚语里的发音一样）演变到法语里的〔y〕，这种现象发生在高卢人所到的一切地区以及各种凯尔特方言里；有的地方甚至演变到〔i〕，如威尔士语里的 *din*（沙丘）等。这是一种极其缓慢的演变现象，目前存在于法语里的〔y〕是在查理大帝之后才最后确定的。

与此相反，在语法领域里，高卢语留下来的东西很少。在构词形式方面，我们只知道有一个现象肯定是高卢语的痕迹，即以二十为倍数的计数方式（*quatre-vingts*）。这种方式在古法语里曾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巴黎有一所名为 *Quinze-Vingts* 的医院（由法王圣路易创建的能容纳三百病人的医院）。法语里特有的动词复数第一人称的词尾 *ons*（从最早的法语文献里就已经出现），可能是受高卢语影响的结果，但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与日耳曼语族复合词相似的构造（如：*Cingeto-rix*，士兵之王；*Catumagus*，*magus* 场地，*catu* 战斗的）向我们表明，高卢语常用的词序是“限定词 + 被限定词”。而这一点同各种罗曼语，尤其是法语，自它们的起源到后期的拉丁语恰好是相反的。正是西罗马帝国时期拉丁语的共同特点改变了语言的语法结构，并为句法开辟了新的方向。

第二节 拉丁语

拉丁语是法语的语言基础。

甚至从语音的角度来看，除了高卢语对语音变化的影响之外，拉丁语的语音系统（元音与辅音）是法语的基础。其证据是，一部分音素结构仍保持原样，没有任何变化。如：有

两个辅音支持的元音通常都保持下来了；还有在非重叠的元音前的辅音（〔k〕,〔g〕除外），以及除了词末其它各种位置上的r也都保持原样，等等。一些民间常用的词汇，经过若干世纪后仍保留了下来。它们与拉丁语原来的形式很相近，如perdre同拉丁语perdere非常相似。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正字法上的保守主义向我们掩盖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如拉丁人能在阅读时认得dent这个词，然而在我们朗读它时他们将听不懂〔dā〕，因为这个词的每一个字母他们都发音，正如目前意大利语里的dente一样。

但是法语改变并补充了拉丁语的语音系统，同时还创造了一种更为复杂，更加严密的系统。在拉丁语原有的五个元音a、e、i、o、u之外，法语还增加了〔y〕和〔œ〕〔由以前的二合元音演变为单元音，它可以是开口音如peur，也可以是闭口音如jeu，这同e（père, aime）和o（fort, gros）的情形一样〕。在〔œ〕音的范围里，还需加上〔ə〕，它是各种非重读元音弱化的结果，也是法语的特点之一。这种元音系统的丰富大大弥补了至今尚存在于拉丁语中的唯一二合元音au〔au〕在法语中消亡所带来的损失。从查理大帝时期起，法语里的au就缩合为o了。最后法语还创造了拉丁语里所没有的鼻化元音（〔ā〕,〔ē〕,〔ō〕,〔œ̃〕）。它保留或重新创造了三个半元音，它们分别与〔i〕,〔u〕,〔y〕相对应：yeux, bois, puits；而在拉丁语里只有前两个半元音。

辅音方面：拉丁语里只有塞辅音有成对的清浊音：p-b, t-d, k-g。法语既保留了上述几对塞辅音，同时还增添了与它们平行的几对摩擦音：f-v, s-z, ʃ-ʒ。古典拉丁语里只有f, s两个清辅音。我们在出版古典拉丁语著作时所使用的

印刷符号v是u的辅音，它读作w（与英语里的w相似）；只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它才逐渐演变为v的读音。拉丁语里的字母Z是用来标明希腊语里的dz音，而在两个元音之间的〔z〕音是较晚的时候才形成的。前腭擦辅音〔ʃ〕，〔ʒ〕在拉丁语里是没有的，它们在法语里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演变结果，我们将在以后谈到。

拉丁语词汇也是法语词汇的基础。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向邻近的语言和方言借用以及自身的创造（派生，复合，隐喻及借喻），法语词汇得到了极大的更新和充实。在罗马帝国垮台之后，随着拥有知识的阶级几乎全部消亡，拉丁语汇变得非常贫乏。一些传统的拉丁词汇，因语音的变化而缩合或走形，并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远离了各自的词源，因而这些传统的语汇也就变得越来越虚弱，直至以后新语汇的诞生才使拉丁语丰富而又活跃起来（每种语言的词汇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会这样不断地新陈代谢的）。通过书翰来源向拉丁语借词，首先是宗教词汇，始于查理大帝时代，以后逐渐扩大直至现代，并扩展到向希腊语借词（在很长时期里，拉丁语一直是传播希腊语的媒介）。这些借词改变了向单音节词发展的法语词汇的面貌，使我们又重新习惯于多音节的，更有特色，更丰满的词汇。

这样，作为基础语言的拉丁语变成了法语的指导语言。

从语法角度来看，尽管法语是从拉丁语衍生出来的，但是它自身的发展使它大大远离了拉丁语，致使两种语言的结构完全不同，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

拉丁语是一种有词形变化的语言。法语则是分析性的语言，它借助冠词、形容词、代词、介词、副词等各种语法工

具词来表达大部分的关系。在拉丁语里甚至没有冠词，並且从不需用代词来引导动词。词形变化在法语里大大简化了，尤其是名词。从中世纪起“格”就消亡了，名词的复数形式仅仅保留在书面里，表示性的词尾也改变了类型，动词的词尾也大大简化。没有代词或主语，动词就不能再自行变位了；许多简单时态消失了，但复合和辅助时态却大大增加了。

随着词形变化的数量与使用越来越少，句法的作用却愈加增强了。它使法语同拉丁语，特别是古希腊语对立起来。古希腊语拥有冠词，並且各种语法工具词的使用已经很发达了。在古典拉丁语里，句子可以根据形象，节奏或艺术上的需要任意组合，而无需使词组与思维一致。这使我们看来有点象搭积木，诗人尤其如此。相反，法语是逻辑性很强的语言。在它构成的合乎逻辑的句子里，词序符合语法关系。除了具体的情况外，主语总是放在动词之前，动词又总在它的宾语之前；不论在句子里或在复合词中，被限定词总在限定词前。

最后指出以下这一点也许不无意义：拉丁语喜欢那些充满长元音的既长又笨重的单词。路易·哈威（Louis Havet）曾说：人们（拉丁人）满口都是这种词。与此相反，法语里主要是中、短元音，长元音很少；二合元音被排除在外。超过一般长度的那些词，在实际使用中都被切断。中元音〔ə〕必要时可以消失，还有多种非重读工具词的使用，都使得法语句子更为轻巧。

第三节 高卢的民众拉丁语及其演变

法语的前身並不是书面拉丁语，而是平民、移民、商人、

士兵所使用的口头语言，即民众拉丁语（*sermo vulgaris*）。它比作家使用的因与希腊书面语不断接触而丰富、精炼了的书面拉丁语更为简单，抽象词汇及句型也更为贫乏。从罗马征服高卢开始，它就失掉了保留在诗歌，甚至散文里的许多古词。如：*ager*（田野），*canere*（唱歌），*cruor*（血），*tellus*（土地），*tergum*（背）等，分别被民间语里的一些同义词代替：*campus*，*cantare*（从 *canere* 派生出来），*sanguis*，*terra*，*dorsum*。民众拉丁语发展了词的派生，创立了隐喻。它开始去掉以 *us* 结尾的主格的 *s* 以及宾格的 *m* 等某些词末辅音，这就造成了词形变化的混乱。它把 *ae* 与 *au* 分别简化为 *e* 与 *o*，从而最终消灭了二合元音。

这些倾向以及其它新的倾向产生发展于公元一到五世纪。其中大部分现象是西罗马帝国范围内使用的拉丁口头语所共有的，但有一些现象则是高卢拉丁语所特有的。

词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通过各种途径向文明程度更高的希腊语借词。作家们采用的一些抽象词汇很少能进入民众的语言，更多的是商业与技术词汇。如：*cathedra*（椅子），*encaustum*（还，尚，仍），*podium*（底座，通过隐喻引伸为高地，由此产生 *puy* 山），*sagma*（驮鞍）。在医学药物方面，借词有 *butyrum*（油脂，以后转化为黄油的意思），*gamba*（腿），这是个兽医用词（来自希腊语 *kampê*，弯曲），*aveugle*（瞎子，*aboculis*，没有眼睛的人，来自希腊语 *ap'ommatôn*）。拉丁语在宗教方面又提供了许多新词：*ecclesia*（教会，教堂，最初指信徒们的聚会），*episcopus*（主教，原意是监护人），*monachus*（孤单，由此得出 *moine* 僧侣），*parabola*，它的意义从最初的“比喻”转到“圣

言”，最后又变为“言语”，presbyter（教士，原意是年纪更大的人。因教士都是年长的人，所以意义发生了上述演变）。一些希腊语的后缀也被使用着的拉丁语采用，如：idzein被拉丁化为izare、idiare（在法语里是oyer、ondoyer...）；又如带有i重音的ia及时弥补了非重读的拉丁语后缀ius、ia的消亡所造成的空缺，它被广泛地应用于地名，如Normandie，和大量的抽象名词及职业名词之中，如：jalousie，folie，porcherie，meunerie等等。

除了希腊语，要数高卢语对西方拉丁语的贡献最多了，当然它的重要性是远不能与前者相比的。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属于法语（甚至法语与普罗旺斯语共有）的高卢语词汇为数很有限，不足以使我们的词汇具有一种地方特色。而一些从西班牙方言里吸收的单词，如cattus（家猫），帝国时期才被引进（feles只指野猫）；cuniculus（家兔，古法语里是connil）。公元三世纪首批日耳曼词也出现了，如aringus（鲱鱼，是北方海洋里的一种鱼）。

对罗马帝国后期曾起过深远影响的基督教改变或明确了一些词的意义。Die dominica原指“主的日子”，以后演变为“星期日”；natalis从指一般的生日到专指基督的诞辰，由此得出圣诞节；小教堂cappella原指保存圣徒马丁（Saint Martin）的披风残片的建筑物。

民众拉丁语的词义发生了很多变化。它大大发展了形象的比喻，它们与现代行话有不少相似之处。逐渐替代caput来表示“头”（古法语里还用chef这个词）的testa，原来是指一种小罐（试与现代的行话“ta bouillote”：你的脑袋相比）。chenille（毛虫）原指小狗，canicula是canis的指小词。man-